



# 手心背

SHOUXIN  
SHOUBEI

编剧 彭三燕  
王连葵

東潤  
MEDIA  
傳媒

GUANGXINORMALUNIVERSITY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由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制作、发行的同名影视作品目前正在热播中

/ 本作品著作权为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所有 /

# 手心手背

SHOUXIN  
SHOUBEI

编剧 彭三燕  
王连葵

東潤  
傳媒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手心手背/东润传媒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2.9

ISBN 7-5633-3704-0

I. 手… II. 东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0548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  
网址: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山东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(山东省高唐县福源路 90 号 邮政编码:252800)

开本:889mm×1 194mm 1/32

印张:15.5 插页:6 页 字数:384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 001~10 000 定价:24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赵向东——房斌饰



郎健——高冬平饰

赵向阳（右）——刘畅饰





徐美萍——何琳饰

赵向娜——刘希媛饰



飘飘（右）——朱蕊彤饰

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.....  | 1   |
| 第二章 .....  | 25  |
| 第三章 .....  | 50  |
| 第四章 .....  | 75  |
| 第五章 .....  | 99  |
| 第六章 .....  | 124 |
| 第七章 .....  | 148 |
| 第八章 .....  | 172 |
| 第九章 .....  | 196 |
| 第十章 .....  | 216 |
| 第十一章 ..... | 240 |
| 第十二章 ..... | 265 |
| 第十三章 ..... | 289 |
| 第十四章 ..... | 313 |
| 第十五章 ..... | 337 |
| 第十六章 ..... | 363 |
| 第十七章 ..... | 387 |
| 第十八章 ..... | 412 |
| 第十九章 ..... | 438 |
| 第二十章 ..... | 461 |

# 第一章

## 1

监狱的铁门在赵向东的身后发出凄厉的关闭声，初起的朝阳照在他那略显苍白的脸上。他贪婪地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，向着太阳仰起头，让阳光在脸上奔放地宣泄。虽然只有一墙之隔，可他却明显地感到外面的阳光是如此绚丽，空气是如此清新，一切的一切是那样充满生机与活力。

向东从上衣兜中掏出一张照片，照片中的美萍十七八岁的样子，背景是在他们居住的胡同里。美萍似乎听到谁在叫她，刚刚转过身来，无意间留下惊异和羞涩的神情。向东深情地望了一眼照片，大步向前。耳旁又响起法官的声音：在押人赵向东，男，二十三岁，北京市人，因犯过失杀人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。现已关押期满，予以释放！

办公室里，郎健听完军子的话从大班台后的椅子上蹿起来：“什么？”他愤愤地想了一下，一挥手，“跟我走！”军子劝阻着：“郎哥，再过半小时马经理就该来签合同了。为这事咱都等了……”

郎健狠狠地说：“可为了今天，我都等了五年了！走！”说完快步走了出去。军子和两个疑惑不解的小伙子跟在身后上了郎健的车，轿车轰然启动，呼啸而去。

疾驰的轿车突然在路边停下,情绪激动的郎健呆呆地坐在方向盘后,军子等人紧张而不解地望着他。军子担忧地问了声:“郎哥,没事吧?”

郎健用手抹了一下脸,平静下来:“军子,去,买瓶酒。”

军子想要劝阻,但随即改变了主意。“哎!”他拉开车门,又转回头来,“要什么酒?”

郎健点燃一支烟:“就要郎辉最爱喝的。这还用问我?”

纺织路拐角处,一间很小但却非常精巧的店面,招牌上写着:“美萍美发”。店内,向阳诧异地望着美萍递过来的一叠钞票,看到向阳吃惊的表情,美萍急忙解释:“我这两年攒了几万块钱。向东这次出来,也许能帮上他……”

向阳听到这话,不禁显出内心的惊慌,口中连声说:“不……不用!”

美萍笑笑。“你看你,还跟我客气呀?”她把钱放在向阳手里,“好啦!这钱啊,就算是咱们两人的。唉!向东好不容易回来了,你当哥哥的……”

向阳非常烦乱:“我说了,不用!”说完转身走到一旁。

美萍暗吃一惊,沉吟片刻道:“向阳,我爸爸妈妈过世这十几年,你们全家的恩情我一生都报答不完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,向东却为我成了这样!要不,现在他也和你一样上完了大学,有了一份好工作……”

向阳突然吼道:“美萍!”

美萍吓了一跳。“你……怎么了?”她走过来摸着向阳的额头,“哎呀,你怎么出这么多汗,啊?不舒服了还是……”

向阳烦躁地甩开她的手,破门而出。美萍追到门口:“向阳!”她不安地望着向阳的背影。

正午的骄阳下,音像店中《红太阳》喧闹的歌声与汽车、行人的嘈杂声混在一起,显出城市的繁华与躁动。向东提着简单的行李徜徉在街头,对眼前的一切充满了新奇和希望,他好奇地在滚动式广告牌前驻足观看,忽然露出孩子般欣喜的笑容,引得路人不禁侧目。一个冷饮摊前,向东买了一瓶矿泉水,喝了一口,边走边好奇地看着上面的商标,不慎和对面走来的一位中年妇女撞了一下。

“哎呀!眼睛瞎了?乡巴佬!”中年妇女盯着向东。向东一怔,对她眨了眨眼睛,忽然灿烂地笑了,看着她迷惑不安地离去。

马路边,向东望着往来穿梭的车辆,似乎有些不知所措。这时,一辆“面的”在他身边停下。司机望着向东问去哪儿,向东朝两边看看,发现司机是在叫自己,忙走到车旁:“什么?”

司机:“问你上哪儿。”

向东若有所思的样子。“哦。”他含糊地指了指,“我……回家。”

司机:“那上不上啊?”

向东愣了一下,似乎明白了。“您是说我……”他笑了笑,“不了。我……走走。现在这街上挺好玩的!”

司机白了他一眼:“不要车站这儿干吗?有病!”说完走了。

向东莫名其妙地望着车的背影,把行李往肩上一扛:“回家!”大步走去。

赵家,阳光斜斜地照在向阳和向东的房间内那张刚刚铺好的床上,向阳坐在自己的床上,望着那张刚刚铺好的床,矛盾地想着什么……打斗中,一声沉闷的砖头撞击声后,向东惊叫一声:“哥!”向阳浑身一震,触电般地站起来。

门外,穿着校服的向娜背着书包向家里跑来,看到几个邻居站在离赵家不远的地方,朝院子里指指点点,神秘地议论着什么。

向娜气愤地说：“看什么看？想看都进来，让你们看个够，哼！”看热闹的人悄然散去。向娜气冲冲地走进院子，嘟囔着：“烦不烦？吃饱了没事干！”她朝正屋喊着：“爸，妈，我二哥回来了吗？”

向阳提着箱子和提包从房间出来，看到向娜一怔。向娜不禁大惊：“大哥，你……你要干吗去？”

向阳挣脱着向娜：“你躲开！”

向娜执拗地说：“就不！你不说清楚了就是不能走！我二哥好不容易要回来了，你怎么又……”

向阳高声道：“我跟你说你甭管！”

向娜也提高嗓门：“不管就不成！你想躲着我二哥是吗？你也跟当街的那些人一样，嫌我二哥是个从大牢里放出来的杀人犯，是不是？可你别忘了，那天我二哥可是为了帮你才跟……”

向阳吼起来：“你闭嘴！”说完逃也似的向大门口走去。

向娜追到门口，伤心地喊道：“好，你走！今天你要迈出这个门槛，这辈子都甭打算我再管你叫大哥，哼！”她愤然将大门关上，却不安地听着外面的动静。

赵百川提着盛满各色食品的篮子站在市场门口，见段佩珍抱着刚买的东西吃力地走来，他满心欢喜地迎上去：“好家伙！这月咱不过啦，哈！足足够吃一礼拜的。”

段佩珍一怔，伤感地说：“可向东……向东五年都没吃着我做的饭了！”

赵百川不禁内心一动，暗叹一声，安慰道：“好了好了！佩珍，大喜的日子，别这样，啊！”两人拎着大包小包，边说边向外走。

“百川，你能不能跟厂长说说，给向东在咱厂子里找个事干？”

“唉，试试吧。厂子现在这样儿，怕是……”

“再怎么样，你是总工，他连这点面子都不给？再说了，咱两口子都给厂子做了半辈子的贡献了。要不啊，我就办病退，让我

儿子顶我的班儿！”

赵百川笑笑：“行行行，我去说！”他看了看手表，“哎，我说，快点吧！向东该到家了。”

向阳转身望着紧闭的大门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片刻，他终于下了离去的决心。但当他猛然转过身来时，惊讶地愣住了。向东站在不远处，把挎在肩上的提包拿下来，笑着说：“哥，我回来了。”向阳放下手里的箱子，走上前来：“向……向东！”

院门猛地被拉开，向娜从里面蹿出来，惊喜地扑到向东面前：“二哥！”向东亲昵地胡噜了一把她的头：“死丫头！长这么高了，还那副傻德性！”向娜接过他的提包，嗔怪道：“说谁呢？告诉你，本姑娘玩脑筋急转弯，在我们班笑傲江湖！要不信，你再跟以前似的蒙我一个试试？哼！”

向东不解地笑问道：“什么……急转弯？”

向娜：“哈，还说我傻呢！你连脑筋急转弯都……”

向阳制止道：“向娜！”他下意识四下看看，“向东，赶紧回家吧！爸和妈去商场了，说是今天让你好好吃一顿！”

向东惊喜地说：“真的！其实这些年跟里头别的都好说，就是一想起妈做的饭来……哎，有时候半夜醒了，是越想越馋，越馋越想，可它就是吃不到你嘴里。哎哟，那劲儿，嘿，我跟你们说……”他神往地抹了一下嘴，看到了向阳的箱子，“哎，哥，怎么着，你要出差呀？”

向娜白了向阳一眼：“哼，哪儿止呀？”

向阳尴尬地说：“别瞎说！我就是……局里工作忙，我大学毕业刚一年。住在单位里省得上下班来回跑，可以集中精力多干点事。”

向东高兴地拍了他一把：“好！哥，你们这局不是管爸他们厂子的吗？你好好干，把官当得大大的，以后咱爸都归你领导！”

向娜抢上前来：“二哥你听他的呢！他根本不是为了工作，他是要……”

向阳喝道：“向娜！”

向东看着他们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解围道：“甭管怎么着，咱先一块儿吃了这顿饭再说。走，回家！”三人向院门口走去。就在他们要进院门的时候，身后传来汽车的轰鸣声，随后便听见郎健那不无嘲讽的声音：“这是谁光荣出来啦？”向阳、向东和向娜一齐转过身来，吃惊地看到郎健带着军子等人走来。一些邻居也好奇而紧张地围观上来。

发廊内，正在给一位女顾客做头发的美萍惊讶地望着位神色紧张的中年妇女。中年妇女眉飞色舞地向美萍描述着：“可不！还带着仨大小伙子呢，就跟香港电视剧里演的似的。看着可不是善茬儿！弄不好，又得搭上一条人命。”

美萍停下手中的活，不安地思索着。忽然她放下手中的工具，对中年妇女说：“劳驾您帮我看一下店！”又对女顾客说，“对不起大姐！”说完匆匆跑了。女顾客站起来，指着一头的发卷喊着：“哎，我说，这……我怎么出门啊？”

向东、向阳、向娜和郎健等人在赵家院外相对而立，旁边已有几位邻居围观。郎健打量着向东：“想不到啊，你小子在里头养得还挺肥实！”向娜挤上前来：“郎健，你要干吗？”

向东拉过她，平静地笑笑：“郎……郎哥，你挺好的？”

郎健冷漠地说：“好！你郎哥这几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，混到如今呢，在家是腰缠万贯，出门呢是前呼后拥，好得厉害！”

向东淡淡一笑：“那恭喜郎哥了！”

“可有一样！一想起当年让你一砖头拍死的弟弟，一看见那想我弟弟想瘫了的老娘，我做梦都添堵！今儿再一见着你小子满

面红光肥肥壮壮地从大牢里出来，我啊，”他扑到向东面前，“我就想一板砖也揍死你！”郎健眼露凶光，身子凑向向东。

若有所思的向阳被吓了一跳，不安地望着向东。向东看着郎健，平静地说：“郎哥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该我当的事，我当了。俗话说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从今往后……”

郎健急赤白脸地说：“除非你替郎辉偿了命，要不，这冤家我还跟你结定了！”

向东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该不该偿命，得法律说了算……”

“哟，你小子没白啃五年窝头啊！跟我扯起法律来了！”

“对。这五年我不光懂了法律，而且还懂得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。人生在世不容易，难免碰上顶头的事。可不管什么事，都没有生命和自由难得。所以我这回出来，就想规规矩矩地做人！”

郎健冷笑一下：“哼，规规矩矩做人？”他走开两步，转回身来，“那好，郎哥成全你！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向阳、向娜不安地对视了一下。向东不解地皱了下眉头：“您说！”

郎健挥了一下手，军子倒了一杯酒递过来。郎健把酒杯递给向东：“拿着。”他指着地上，“跪下！给郎辉敬了这杯酒，再磕三个响头！”向东一震，杯中的酒洒了出来。向阳对向娜耳语几句，向娜慌乱地跑了。

郎健直视着向东：“怎么着？郎辉一条命，抵不上你仨响头？”

向东长出一口气，笑笑：“郎哥，咱不能想个别的辙吗？”

郎健愤愤地说：“哼，这辙我整整想了五年。你要是这么办，咱一了百了。要不，我见你一次骂你一次。我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你他妈是个杀人犯！让你陪着郎辉，在阳间做一辈子鬼！”

向东强忍着内心的屈辱：“郎健，我可刚从大牢里出来。你，别逼我！”